

乌桕树的记忆

◎何有才

“妈妈你看，一颗小爱心！”公园里，一个扎辫的小女孩，将一片乌桕红叶举到母亲眼前。

年轻的母亲温柔地笑着：“是呀，这是乌桕叶，是秋天留下的最美小爱心。”

我站在一旁，看着眼前这片被精心呵护的斑斓，与我记忆中老家山野的乌桕树，蓦然重叠。

老家的乌桕，不是公园中供人观赏的秋色，而是冬日田野里沉默的供养者。

霜降一过，江南的田埂便换了容颜。乌桕叶像是被秋霜浸透的胭脂，在田埂边、河岸上羞怯地晕染开来。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乌桕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来源。队里添置农具、年终分红的款项，多半指望乌桕籽换来。乌桕树生命力泼辣，无需栽种，籽实落在田埂便能冒头。

待到农历十月末、十一月初，霜风吹过，树叶落尽，灰褐色的枝杈便只剩下一簇簇炸开的、雪白的籽壳。天还没完全亮，上工的铁钟就唧唧响了。队长的嗓音裹着初冬的寒意，给我们下达任务：“今天都去后山湾，采乌桕！上树的，十分工；

下地归拢枝条的，八分！”

大伙儿便扛着长竹竿——竿头绑着月牙形的“柏籽刀”，挎着竹篮、挑着箩筐，往山湾走。乌桕树高，枝脆，能上树的都是胆大心细的壮劳力。他们往手心啐口唾沫，搓搓，便猴子似的攀上去。高处的枝条，就靠那长竹竿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连枝带籽的细桕应声落下。树下早有准备，就地铺开的旧帆布、破油布接住大半枝丫。女人们眼疾手快，俯身将泼落在外的零星籽粒一一捡回箩筐，连沾了泥的也要拾起，在围裙上擦擦——这可是队里的财产，一粒也糟蹋不得。

树下的活儿也不轻省。男人们用竹耙将散落的枝条快速归拢，女人们麻利地将枝条捆扎好，装上板车或直接挑回生产队的晒谷场。那里，才是真正的“主战场”。

晒谷场的水泥地早已打扫干净。带籽的乌桕枝条被均匀地摊开，在阳光下曝晒。经曝晒后，原本柔韧的枝条变得干脆，白色的籽壳微炸裂。这时，妇女们系着藏青粗布围裙，搬来小板凳，三五一堆围坐下来。她们用拇指和食指掐住枝梢，顺势一捋，“唰”地一声，那白花花的“柏白”就簌簌地落进身前的箩筐里。四下

里响起此起彼伏的“唰唰”声，像一阵温和的急雨。有时也用连枷拍打，或者直接赤脚上去轻轻搓揉，籽实便纷纷脱落。

接着用风车一扬，碎枝、空壳被吹走，留下的便是金黄饱满的“柏白”，在阳光下泛着油脂的光泽。

待筛净晒干后，便由壮劳力挑往公社的土产收购站。站里的老师傅抓起一把，在手里掂掂，又捏几粒搓搓：“嗯，晒得干，成色足。”接着拨拉一阵算盘，开出一张盖红章的收购单。这些籽是国家统购的物资，要送去榨油做肥皂、蜡烛，榨油油做油漆、油墨。

卖乌桕的钱，进了队里的账。那时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天，十个工分，年底算下来能值七八毛钱。这钱，是全家称盐、打煤油、扯布的指望。若是年景好，分红多点，娃娃们说不定能盼来个新书包。

公家的大宗采集完了，孩子们才上场。挎着小竹篮，漫山遍野去搜刮那些遗落在枝头杈杈、掉在草窠里的“柏白”。攒满一小袋，欢天喜地跑到供销社，就能换来两三支带橡皮头的铅笔，或者一把花花绿绿的糖豆。

后来，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。田埂

边、地头旁的乌桕树，因为“遮庄稼”“费地”，一棵棵被砍倒。树干可以做柜子，树根可以当柴火。去年冬天我回老家，看见后山坳里那几棵侥幸存活的乌桕，孤零零的，枝头稀疏的挂着些白籽，在风里晃。树下掉落的，大名叫鸟雀啄空了。一个邻家的孩子跑过，仰脸好奇：“爷爷，你捡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做什么呀？”我张了张嘴，话却卡在喉咙里，化成一团白气散在冷风中。

此刻，站在公园明艳的乌桕树下，听着母女轻笑，我心头忽觉释然。故乡的老乌桕从未远去：油脂曾化烛皂，坚韧亦是时代养分。而今，一树树红叶仍载秋意，乌桕籽亦洁白如初，只是昔日的劳作与困苦，已随岁月悄悄淡去。

风从树梢掠过，几片红叶旋落。我伸出手，恰好接住一片。逆着光，它通体透亮，纤细的叶脉如金丝般缠络在余晖里，暖暖地贴着掌心。



重游清漾

◎毛立平

十四载光阴弹指，江郎山麓的清风依旧，清漾村却在记忆里生长出万千新颜。当我再次踏上这片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土地，恰逢江南毛氏祭祖大典，古祠香烟袅袅，宗亲云集，那份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，比初见时更显醇厚。

毛氏祭祖大典的当天上午，毛氏祖祠前鼓声隆隆、钟声悠远，“隆重、古朴、热烈”的氛围弥漫在青瓦飞檐间。来自各地的宗亲代表、文化研究者与媒体记者齐聚，每一张面孔都带着对根脉的敬畏。大典以“兴于诗书”开篇，敬献的花篮映着祠堂匾额上“清白传家”的鎏金大字，仿佛翻开了毛氏家族的千年卷宗。

在“立于耕读”篇章里，学子们齐声诵读祖训，稚嫩却坚定的声音穿透庭院，与“室有诗书庭有理，处宜孝友仕宜忠”的楹联相映成趣，让人想起清漾毛氏“诗书名世”的祖训传承。

在“传于清白”篇章里，献帛、献币与祭文诵读，将仪式推向深处。泛黄的祭文里，不仅记载着毛元琼公选址开基的智慧，更镌刻着毛渐拒贿、毛恺让墙的清廉故事。

而在“衍于江南”篇章中，宗亲们躬身祭拜，焚烧的帛币与祭文化作青烟，仿佛穿越千年，与魏晋南迁的先祖、历代科举及第的先贤隔空对

话。最后“盛于文旅”篇章，众人在毛元琼塑像前再献花篮，而后移步祖谱馆，各地宗亲敬献的祖谱层层叠叠，与那部入选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的68册《清漾毛氏族谱》相映，印证着“天下毛氏出江山”的血脉传奇。

犹记十四年前初访清漾村，那时的清漾村尚是古朴模样，青石板路蜿蜒，老宅子静默矗立。如今重游，变化令人惊叹：毛泽东纪念馆、毛主席像章纪念馆相继落成，展陈的文物诉说着血脉与精神的延续；在建的毛氏文化中心拔地而起，将为这份文脉再添新的载体。古民居经保护性改造，化作民宿与文创工坊，引来络绎不绝的研学游客，特别是“当一日进士”的沉浸式体验，让清漾村的千年家风活了起来。

清漾之“清”，是溪水清清，更是家风清清；清漾之“漾”，是文脉漾漾，更是生机漾漾。十四载光阴，清漾村在保护中发展，在传承中新生。村口的思源井，井水依旧清澈，如同毛氏家族从未褪色的清廉品格。祖祠梁柱上的楹联，字字句句仍在传递“勤职业、崇廉洁、尚节俭”的家训。

离开时，夕阳为江郎山镀上金边，祖祠的香火仍在缭绕。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回归，早已超越宗族界限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。而清漾村，也正如那奔流的文川溪，带着“清白传家”的基因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，奔涌出更绵长的生命力。

冬至一朵花

◎郑凌红

在古村，偶遇古稀之年的舅公。

问他，怎么回乡下老家了？他说，在城里老待着不大习惯，隔一段时间，总想着回乡下，感觉乡下的生活清静些。他所说的清静，在我看来是另一种无拘无束。不用老是看手机，看电视，和别人交谈时也不用说一些客套话，让旁人看起来很开心。而是可以和菜园子打交道，和村里的老伙计聊聊天，哪怕一个人时，不说话，晒晒屋外的太阳，甚至小到串个门也不用脱鞋子或套上鞋套这样的细节。

分别时，舅公点燃一支烟，跟我说：“冬至了。”经由他的提醒，我才恍然，原来一年又要过去了。

冬至大如年，冬至最让人感慨万千。古人理解“冬至”，也一门心思研究“冬至”。从汉字上说，“冬至”体现出古人对这一节气的理解。从汉字字形和汉语词源上说，“冬”和“终”这两个字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从字形上说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“冬”和“终”本是一字，像绳子的顶端各打一个结，表示事情的终结。在古人的认识里，一年四季以万物生长的春天作为开始，以草木凋零的冬天作为终点，在终点和起点之间，类同于寂寞的真空地带，是芸芸众生纠结和徘徊的一段又一段晨光。

汉代的《孝经说》在提及“冬至”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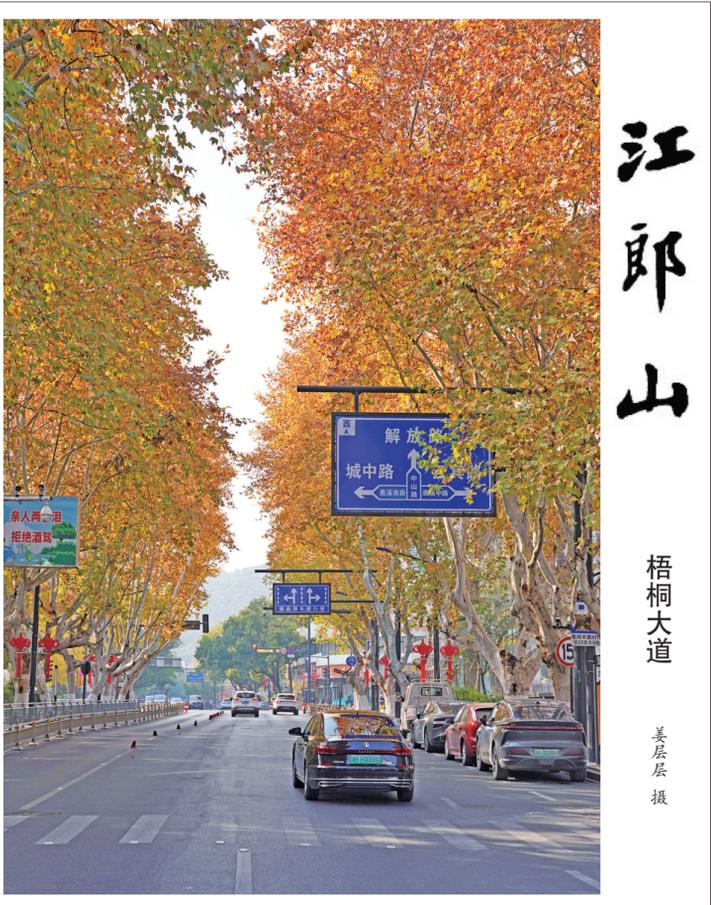
说，“至有三义，一者阴极之至，二者阳气始至，三者日行南至，故谓之至”，道出了冬至所蕴含的文化含义。周代以冬至为岁首，《史记·律书》：“气始于冬至，周而复始。”反映在唐诗中，杜甫有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的诗句。时至今日，民间仍有“冬至大如年”这一说法，更有自冬至起数九的习俗。

世事若非尽力，终难心生爱意。四季之中，于我而言，实不相瞒，最没有好感的便是冬天了。江南的冬天阴冷，孤寂，像沉默的老人，像枯萎的野草，也像人世间若有若无的叹息。不像北方的冬天，冷也冷得直接，冷也冷得有态度。不藏着，不掖着，也不带巨大的变数。

记得有一年冬至，回老家。半夜里，听见楼下的父亲起床，还回带咳嗽。我知道，冬至这一天对他来说是漫长的。

“三过门间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”。爷爷奶奶离开以后，父亲知道，挡在他前面的那一堵墙轰然倒塌了，心也一下子空了。这种感觉就像，你满怀期待去见一个人，可是你知道从此以后，他或她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了。我知道，他不敢多喝水，可是又常常睡不着。他的心事最容易写在脸上，也容易隔着最冷的夜，从今天通往明天。

从那以后，对冬至，我也有了特别的



江郎山

梧桐大道

姜层层摄

长，变得对周遭的事物缺少了耐性和好奇心。而冬天，给我们提出了一道命题作文，在每个看似私有的季节里，你怎么看待属于自己季节里的冬天，怎么去迎接远方无穷的未知，实则充满了禅意和智慧。

英国诗人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曾说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可是冬至时节，消寒尚远，迎接生机勃勃的新一年需要发自内心的热情和“莫愁前路春意远”的意志。

冬至时节，就像竹子生长遇到的“节”。因为每到一高度，就会有“节”缠之束之，然后继续生长，继续缠束，终至挺拔凌云。这让我想起了乡间农人对霜打青菜的青睐和感悟。青菜经霜后，口感变糯了，少了春夏时淡淡的酸苦，多了些甘美，配以寒冬腊月里的腊肉，口感更佳，轻轻松松赢得万千食客的心。这么一来，冬至作为时间的拐点，它承载的功能是临界点，转折点，也是关键点。

冬风浩荡，好日子需要慢慢过，冬至的汤圆，水饺，汤粉和米面，依然热辣滚烫，值得期待。尽管每个人心理上的“冬天”都曾漫长，但春天毕竟在路上。我们不妨直视冬天，学会“藏冬”。如同人间草木经霜，蔬菜瓜果经霜，可以内敛，温润、沉稳、朴素，去掉繁华、热烈、夸张，虚伪，变得简约、沉实、谦和与本真。

冬至就像一朵花，花的名字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这个冬至，和冬至以后，春天之前，我仍旧会和以往一样。穿上棉花鞋，泡上菊花茶，眼睛里闪着豹子一样的光芒，珍惜和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相遇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难免会随着年龄的增



七绝·毛泽东故居韶山游

◎戴明桂

瞻仰故居千里程，毛公事迹醉人心。
谁知族谱牵奇史，清漾韶山一脉承。

七律·古法榨油

◎王日清

巨木挖空成柱球，黄檀树破扇针修。
扇针填肚挤茶饼，绳子挂梁提石头。
石打扇针传大力，针推茶饼榨鲜油。
当年手艺数家父，槽匠美名三省留。

五律·咏江山麻糍

◎吴盛禄

枰臼糯香盈，千锤捣玉清。
掌中多云絮，糖里裹冰晶。
入口如绵软，通喉似酒醒。
那般滋味绕，总是少时情。

七绝·冬至

◎毛初一

阴极阳生冬至时，梅开雪里报春期。
围炉夜话亲情暖，更喜明朝日渐迟。

七绝·景德镇瓷器

◎王成诗

世界瓷都谓景德，工成土器放光泽。
奇珍异宝寻常物，我见犹怜惊叹者。

行香子·登廿八都成功亭

◎毛洪高

翠竹红枫，陡阶栏冲。步逸闲，一群老翁。成
功亭上，满目瓊瑰。听水声逸，风声醉，笑声洪。

金桂馨融，南雁啼空。复兴路，更念成功。忠
勇护国，浩气如虹。看浙山翠，闽山黛，玉山朦。

残叶

◎杨裕彦

装点庭园凭绿叶，护花怀蕾半生痴。
流光岁月无情去，残叶依依逝老枝。

访灵隐寺

◎姜大福

欲戴重岭更森林，日日偏来千客寻。
香柱三根求俗愿，佛音一曲洗尘心。